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四目錄

褚无量

太廟屋壞請修德疏

請定嗣王朝班疏

車駕東幸上書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王泠然

汝州薛家竹亭賦

清泠池賦

新潭賦

止水賦

以清審洞澈
涵容爲韻

初月賦

蘇合山賦

對厯生失度判

對舉抱甕生判

對登城判

論薦書

與御史高昌宇書

高紹

重修吳季子廟記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九十四

目錄

二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四

褚无量

无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元宗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爲麗正殿直學士開元八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太廟屋壞請修德疏

臣聞尚書洪範傳云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則太廟毀壞卽是先祖

示變後宮衆多卽是陰盛陽微伏請後宮之中非所幸者
親享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則上答先祖必災異自消
昔殷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憂懼問其
臣祖乙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殷道
復興昔太戊之時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一暮大拱此不恭
之罰也太戊修德桑穀自清昔周武王之時周公輔政三
叔流言秋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出郊天乃返風禾則盡起歲則大
熟昔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景公問之司星子韋對曰禍

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共理國也曰移於人公曰人死誰爲君曰移於歲公曰乏食人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必三賞熒惑果徙三舍至漢之文景並叡明天子也亦災異繼起修德行政其名益光愚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是苻堅時舊殿臣按括地志云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元非苻堅及宇文氏所作也況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僞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

輕賦稅繼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賢良任用則能興化臻理矣節奢靡則不恣耳目之欲清靜之風行矣輕賦稅則下人樂以奉上不困窮矣繼絕代則崇德報功有勸沮矣慎刑罰則寬猛相濟不濫罰矣納諫諍則日聞已過人竭忠矣察諂諛則君子道長無邪僻矣非禮勿動順時行令夫如是則人和人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天地和會災異自消伏願陛下虔奉神心兢謹天誡幸甚

請定嗣王朝班疏

臣謹詳諸史氏案以禮經有親親之義尊尊之道所以重

王室敬耆年今陛下纘舊惟新睦親尚齒朝儀品列宜更
申明至若命以嗣王用崇主祭養夫國老蓋在乞言會於
朝班合從上列準令嗣王正一品今乃居庶官之次頗爲
閒雜須有甄明臣伏見開府儀同三司在三品前立望請
嗣王亦與開府同行諸致仕官各於本司之上則重親尚
齒典禮式存

車駕東幸上書

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
蚡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

譚豕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邱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
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
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
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系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夫郊祀者帝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
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
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眾莫如周禮
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

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案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則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

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皇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惟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惟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所以得知又

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
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
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
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惟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
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謠
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泰誓
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
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默然
請旁詢碩儒俯摭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園丘之正儀使

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謹議

王泠然

泠然開元五年進士官校書郎

汝州薛家竹亭賦

梁潁多士聞來久矣出伊洛以南遊登嵩峴以顧視信乎
精華實息恢怪森起惟萬戶與千門咸帶山而傍水畿甸
殷壯閭閻密邇當天象之西郊近皇居之百里其人和而
賢俊其地厚而淳美則吾先文王行化之始烈祖成王定
鼎於此宜乎蕃我良能誕生君子世序雖遠英靈不窮其

氣渾渾其光雄雄橫古今而特秀者惟我薛公卜幽棲於
汝北夷舊業於河東夫其禮樂成器清明在躬官非稱才
吾不謂之仕宦人非克已吾不謂之交通處未全隱和而
莫同且欲墀岬嶸苑蒙籠閒亭一所修竹一叢蕭然物外
樂自其中其竹也初栽尚少未長仍小雜以喬木環爲曲
沼逕遠水以澆浸編長欄而護遶向日森森當風嫋嫋勁
節迷其寒燠繁枝失其昏曉疎莖歷歷傍見人交葉重重
上聞鳥其亭也溪左巖右川空地平材非難得功則易成
一門四柱石礎松櫨泥含淑氣瓦覆苔青纔容小榻更設

短屏後陳酒器前開藥經薛公謂予曰自造此亭未有茲
客跪而應曰自從爲客未見此亭旣而物且遍好多能所
造亭間坐卧清戶開而向林門下往來翠陰合而無草禁
行路使勿伐命家僮使數埽遊子見而忘歸居人對而遺
老余何爲者累載棲遑學應成癖走則非狂宇宙至寬顧
立錫而無地公卿未識久彈鋏而辭鄉一見竹亭之美竟
嗟歎而成章

清泠池賦

梁王旣受封於漢命駕東遊入睢陽之下國弔微子之高

邱榮華莫比僭擬無休復欲象昆明之校戰同右武之習
流決河間而飲馬治宮樹以維舟當時舊跡此地爰修土
木間成起臺宮而似畫絲金並奏和水石而疑秋是時宮
人出看上客淹留旣成此地勝形無比喬樹青冥而外合
層甍岌業而斜指曉坐狎鷗春祠薦鮪連小山而夾迴磴
截長河而分半水徒觀其清泠無點洞澈如凝鏡開珠淨
月滉星澄鳬嚼紅藻龜翻碧菱地將昏而霧合天欲雨而
雲蒸明則可鑒虛而不竭風靜浪碎日落圓折波含閣而
相動潭映空而俱澈此土之池君王所爲年深則峴山陵

變水浹則滄海塵吹不見射魚之浦空餘養雁之陂皇家
化溢成周包含梁宋分星辰以主萬國會江漢而歸一統
惟茲之地清而且平居下流而不濁含上善而逾明常以
柔而處順豈遺道而從榮時人競渡搖海艦於三春暮客
來投落江帆於四岸何今日之登陟皆昔年之池館物是
人非所存者半濟巨川必待舟楫得風流還升汗漫儻餘
波而可霑幸不遺於所觀

新潭賦

國之天府名曰河南水有清洛漲乎新潭夫其貫都成川

習坎爲德石門呀豁而洞瀉綠樹逶迤而夾植源自山來
漕因人力或清淺而見底或深沈而莫測奔狹口以雷聲
積中心而黛色若乃方將暮春大集都人錦筵橫石羅幕
藉塵騎影攢臨變作桃花之浪衣香亂入翻爲蓮葉之津
由其地勢多美所以潭名永新觀其城闕映帶閭閻縈繞
半向石崇之園斜經潘岳之沼星月沈浮乎其內烟雲洗
沸乎其表不生芰荷但聚魚鳥通舳艫之利於國旣多開
浸灌之功與人非少自記從調恆來此遊朝林坐而凝夕
夏潭行而覺秋清可照人實欣逢於朗鏡虛室受物佇相

引於仙舟帶洛常恥臨淄更羞汎獲忝乎餘派終敢希乎
下流

止水賦

以清審洞澈
涵容爲韻

嘗聞神心保正天道害盈漏卮添而復出歆器備而還傾
豈若茲水居然可名旣混之而不濁又澄之而不清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峻隄防則其源見塞開汲引則其道能亨
安波不動與物無爭如方圓之得性何寵辱之能驚故爲
國者取象於止水使其政公平爲身者亦同於止水使其
心至明至察可尚柔謙何稟思遠道則一葦能杭守貧居

則一瓢可飲接下流則卑以自牧鑒羣物則寬而能審誠
用之而舍之在去泰而去甚水之爲德也長水之爲功也
眾散作雲雨畜作潭洞浮芥則傲吏措杯種瓜則幽人抱
甕無朝夕之出納有飛沈之狎弄徒觀其潏虛見底咫尺
宜接千流並入萬象皆涵搖樹影於青岸落山光於碧潭
其仁可以濟物其義可以激貪旣而壅之不流蒙則未決
照春物而畫屏相似映晴空而明鏡無別雨來而圓點亂
生風靜而長波自滅任天時以開閉隨王澤而盈絕受涓
滴而逾潏處冰壺而更澈書云視水積影能見形容視人

金定三月五日
行事能知吉凶政煩則人擾水濁則魚噉夫子欲精神而
不惑俾榮利無繫於心曾比浮雲之於我觀止水而爲容
兀兮若枯木坐忘澹兮若虛舟見逢正道未遠斯言可從
儻不遺於射鮒希有便於登龍

初月賦

觀乎皎皎新月含虛驚闕伺海蛤而齊生候階蓂而俱發
既與物而盈偃亦隨時而興歇故其清光未滿斜輪半空
依稀破鏡髣髴懸弓離畢墜雨繞暈生風散微華於粉壁
集輕照於蘭叢爾其於狀也皎皎的的鏡丹青而灼爍鮮

鮮縣縣點清漢而連娟逢輕雲而暫蔽雜華星而共妍寫
邊城之羈目監珠箔之嬌絃思閨女之披幌弄舟人於叩
舷若乃斷山風入中天氣清雲徹暮景霞開晚晴望頽陽
之西落見微月之孤生出煙郊而漫漫映江浦之亭亭凝
碧臺以光淨度青樓以色明雖予情之斯得停褰攬而不
盈俄而涼夜未幾低輪半傾墜斜光於森木落餘照於嚴
城臨玉墀而不見望亭閣而杳冥予亦何爲者感在空庭

蘇合山賦

飲食安樂今不易明說君子行之今斯道不闕英髦俊彥

今攢轡結轍華堂洞開兮綺饌齊列雖珍膳芳鮮而蘇山
奇絕原其所營妙實難名味兼金房之蜜勢盡美人之情
素手淋瀝而象起元冬涸沍而體成足同夫露結霜凝不
異乎水積冰生盤根趾於一器擬崖巒於四明厥狀相類
高深殊致或峻或危其勢參差隱映陸離疑雪岫之坐窺
乍輝乍煥其色璀璨灼爍皓盱與玉臺兮相亂縱天台揭
起而陵霞太華削成而浸漢雖萬仞之奇特非四座之榮
觀豈若茲山俎豆之間褻綵樹而形綺雜紅花而色斑吮
其味則峰巒入口玩其象則瓊瑤在顏隨玉箸而必進非

固非恠觸皓齒而便消是津是潤儻君子之留賞甘捐軀而自徇

對厯生失度判

厯生失杪忽之度

律呂之本今古攸尚周行殷厯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
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厯生稱明
算法理須銅壺曉唱則聽鷄鳴王斗夜迴方看蟻轉何得
輕於杪忽失以毫釐裨竈多言豈知天道義和廢職幾亂
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新成

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虛設旣失推莫之典何逃寘棘之刑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御史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
罪不服

使臣巡方天子錫命有能利國無待受辭況詩著考槃易
稱嘉遯清高勵俗義道周身致爲舉先可以師者御史歲
觀風物夜動星芒路出河東載馳驄馬地疑河上便遇眞
人將觀善以懲違遂薦賢而報國逢萌旣違威辟莫辨東
西法眞不以禮迎何能進退由是黃金見鑠白玉成瑕雖

莊周道心以枯槁非本而子貢利口乃渾沌假修人既無情罵叔文而稱矯州寧妄罪鞭甯越以成威

對登城判

甲登城而指乙告其惑眾甲云實無妖言

先王訓俗禁以窺臨君子執身慎乎登降惟甲才非入室教異垂堂既處隘而乘閒爰興高而眺遠平看雉堞迴數人家遍識山川周知國邑殊鄭君之伺敵忽上層墀同漢后之思鄉且瞻長路行未聞於能賦告將惑於妖言不指不呼孰云知禮從輕從重旋欲議刑向若甲是卑流恭隨

長者承所視而待問事緣情而可矜今者攀陟不宜驚疑於眾護非有失雖云李徑無言故犯難容亦可棘司懲訓嚴城作限緩獄何逃罪自招於指揮理宜退於心伏

論薦書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在官於已邱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於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効官分司在洛

竟未識賈誼之面執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契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於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其無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

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
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
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真
可謂五百年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
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
時亦宜應天之庥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祿
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變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
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
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蠹蠹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溫服

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
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
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
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
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
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善拔一賢漢高祖云當今之
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
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雲纔積而便
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六胡爲孽日

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已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公官旣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歲大旱黎人阻飢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

中則晷月滿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則身退天之道也今
公富貴功成文章命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
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
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
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歸老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
今則不然念往日之栖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
後悔難追主上以相公爲賢使佐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
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
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

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
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積漸至相由蘇
得也今蘇屈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
蘇以自代然後爲朔方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閒恐遺賢
俊宜令兵部卽作牒目徵名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
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
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全軀
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卽恐出暫居州郡卽思改豈有輕

爲薦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尚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
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
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
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
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閒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
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
欲德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以大旱相試
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何不雨賢
俊之舉楚旣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

不能變理陰陽而令庸下宰君豈能輯熙風化相公必欲
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必欲舉
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吳漸清輦轂之路非太元不
可任臺閣之風非吳漸不可僕非吳漸親友但以知其賢
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濶矣抑又聞之昔閔
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例
不得入畿相公會爲此職見貞觀以來故事今吏部侍郎
楊滔目不識字心不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
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卽知正字校

書不如十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
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父之
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
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
官微思倚玉文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一臠之肉知一
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
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
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
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用

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爲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爲執事所怒儻哂旣怒罷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與御史高昌宇書

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勤勤見遇又以齊畛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爲風流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於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眾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

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蹒蹒正色誰
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
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
參舉選公旣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
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念其故亦上一紙書
蒙數遍讀重相摩獎道有性靈云某來掌試仰取一名於
是逡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
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
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

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閒與君隔濶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

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並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

高紹

紹官考功郎中開元七年由長安令左遷潤州長史

重修吳季子廟記

顧野王輿地志云季子名札吳太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之少子長子曰諸樊次子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諸樊立爲王且死立弟餘祭欲令兄弟傳國以及季子餘祭餘昧卒立季札乃讓不受退耕於延陵卽其采邑士人懷德爲之立廟闕山謙之丹陽記季子舊有三廟南廟在晉陵東郭外北廟在武進縣博落城西西廟卽此是也昔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禁非正之祀宜歸於一故惟存南廟而二廟被毀其後人間悉更復之南廟後有古墓周處風土記韋陟先賢序殷仲堪季子碑皆云此墓卽季子墓也墓

前有季子廟碑者仲堪爲晉陵太守造碑銘命縣人薛玖
植碑於南廟至永初中南廟被毀遷碑於西廟今廟前雙
碑左廂者卽仲堪所製右廂者梁天監十二年九月延陵
縣令王僧恕所建紹以開元七年自長安令左遷潤州長
史爰洎十年太歲壬戌因巡屬縣廟於延陵與縣令吳興
沈炎同謁季子廟申奠禮也慨靈廟之巋然訪貞石而湮
滅詢於廟祝因覩舊文雖殷王二君共延陵而俱沒而前
後雙製與高風而尚存重鐫刻以懿之紀年月以顯之鳴
呼來者觀此亦何異乎夫子之大篆也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五目錄

韓休

駕幸華清宮賦

以溫泉砒湧盪邪難老爲韻

奉和聖製喜雨賦

授杜暹等侍御史制

授皇甫翼等監察御史制

授鄭虛心監察御史制

封張嘉貞河東縣男制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

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贈邠州刺史韋公神道碑

惠宣太子哀冊文

徐鍔

大寶積經述

呂太一

土賦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五

韓休

休京兆長安人初舉賢良元宗在春宮親問國政對策乙
第擢禮部侍郎兼知制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旋罷政事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二
十七年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
重贈太子太師

駕幸華清宮賦

以溫泉賦湧澗
邪難老爲韻

惟我皇御宇兮法象乾坤天步順動兮行幸斯存雨師灑

路兮九門洞啟千旗火生兮萬乘雷奔紫雲霏微隨六龍
而欲散還聚白日照耀候一人兮當寒却溫蓋上豫遊以
叶運豈伊沐浴而足論若乃北騎殿後鈎陳啟前辭紫殿
而魚不在藻出青門而龍乃見田霜戟森森以星布玉輅
迢迢而天旋聲明動野文物藻川月落鳳城已涉於元灞
日生暘谷俄屈於甘泉於是登三休兮憩神轡朝百辟兮
禮容備玉堂憑艮面鶉野以高明石溜象蒙繞龍宮之清
慈處無爲兮旣端拱時或濯兮溫泉湧聖躬清兮聖德廣
四目明兮四聰朗與元氣之氛氲如晴空之滌盪觀夫巍

我宮闕隱映烟霞上薄鳥道經迴日率路臨八水砌比萬
家樓觀排空時旣知於降聖忠良在位諒勿疑於去邪儒
有鵬無翼風有搏每俟命以居易尚媿身於才難觀國光
以舉踵歷華清而展歡不賡歌以抃舞夫何足以自安乃
爲歌曰素秋歸兮元冬早王是時兮出西鎬幸華清兮順
天道瓊樓架虛兮靈仙保長生殿前兮樹難老甘液流兮
聖躬可澡俾吾皇兮億千壽考

奉和聖製喜雨賦

聖人調玉燭握金鏡乘正陽而馭六氣之辨考中星而授

四時之命所以平三階而齊七政惟十有六祀日躔於南
紀火德方盛炎曛自始主上問飛候之或失徵驕陽之所
起未明求衣當食昃晷恐六事之害政引萬方而罪已乃
設禋燎奠椒醑豈史巫之紛若惟誠德之是與稽元穹以
誓期樂形影以增佇善言旣發靈應無越天垂貫斗之雲
神召離星之月有滄淒淒南山朝隰林鳴陰鳥澗隱晴霓
九光之霞冠於雲日五色之氣映於巖谿始攢團而未下
終颯灑而俱齊合散縈直紛飛驟息肇自千畝周於八極
及乎我私長我黍稷我箱旣萬我庾惟億人咸謂之神功

爾孰知夫帝力若乃拂珠箔含綺疏微霧氣於金掌糝香
烟於玉除下碧雲而陰合滴銅池而響餘君王乃倚雲閣
憑雨殿臨清暑奏繁薦欣大德之在生知上靈之有睠於
斯時也一人有慶萬國歡心羣臣獻華封之壽天子御薰
絃之琴昭宸文於合璧式王度其如金乾道兮下濟湛恩
兮汪濊四三皇兮六五帝于胥樂兮萬千歲

授杜暹等侍御史制

敕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杜暹禮樂之器直方効節通直
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馮宗文儒之業堅正在心咸以清

公副茲望實風霜旣肅臺閣推美持我邦憲載穆時談俾
遷周史之能更奉楚冠之任並可侍御史

授皇甫翼等監察御史制

敕朝議郎行河南縣尉皇甫翼朝議郎行長安縣尉韋紹
朝議郎行醴泉縣尉張季瑀等備聞清操雅有淡識進乃
安卑退非求譽察其才行副是名實任之舉直可以觸邪
並可監察御史

授鄭虛心監察御史制

敕左拾遺內供奉鄭虛心茂其德業蘊是辨詞識通於政

理行著於公直清可勵物正以繩違褐衣召見旣司諫省之職繡服承榮俾奉憲闡之任可監察御史

封張嘉貞河東縣男制

門下任事而爵古之彝訓論功以封朝之通典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上柱國張嘉貞忠肅恭懿宣慈敏達涵清明以毓德體文武而成器自光帝載昭宣廟謨鼎味用和台堦增峻事君有犯而無隱奉國以公而滅私持其憲章式是軌度旣邦教有敘亦王猷以穆頃統軍政則城朔方爰底其績未疇厥賞固宣命以圭社崇其禮物俾楚臣授

邑克表寢邱之制漢道優賢更叶平津之美可封河東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主者施行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
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
詩有六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
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垺頌魯
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
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

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
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采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
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告其成功而
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
鼓動江山之氣輔轡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
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
縉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允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
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已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
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

坐卧吟諷未嘗輟至於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
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麟溟渚濯羽弱
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藉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
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
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
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
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
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
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

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敕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今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淡也總眾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揆賸幽微之數至若枸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亾籒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

陽秋以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
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
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
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間
發縟采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
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
若飛思如泉湧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
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
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及閱川

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
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
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
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
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有梁拓迹開統建邦立號王業始於憂勤霸功成於海縣
乃昭事上帝惠綏遠人文軌通於四海正朔繼乎三代屬
天步未夷皇綱中圯巨猾開釁大盜潛移宗廟鞠爲禾黍

衣冠翦爲戎狄則我梁之業將墜於地國之郊裡蓋無主矣而天未絕商鼎猶祀夏炎精翳而復揚文德懿而方肇明命斯在神休允歸則我中宗宣皇帝代宗明皇帝乘彼樂推撫其歸運者矣宣皇帝諱睿明皇帝諱歸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也房雲祚商大火封宋功昭革夏之業德盛明周之禮故能慶緒崇緬哲源浩濬樂叔之封旣命遂列於諸侯高辛之祚克昌俱有於天下始宋公子食采於蕭國以得氏其後居於豐沛自漢丞相何侍中彪奕世載美不忝前烈洎於喬孫整東晉淮陰令始渡江居於南徐州

之蘭陵焉整生雋及鎔雋曾孫道成是爲齊高帝鎔以四
代孫丹陽尹順之生高祖武皇帝衍高祖生昭明皇帝統
宣皇卽昭明皇帝之子明皇卽宣皇帝之子也降元精之
吉乘正陽之氣星斗發祉日衡兆祥德叶於天地之和名
書於帝王之籙故其本枝榮慶歷試肇迹勿用而履夫重
剛明夷而蒙彼大難乃鞠旅樊沔投戈雍梁政始東國化
行南紀取長沙而兵不血刃戰江夏而舉無遺策推賢用
之而如不及委政授之而心不疑誅殪羿而廓天關掃櫟
槍而清帝座遂撫方夏用膺徽號訓兵同於一旅申命式

於九圍克祗上靈之睠光啟中興之業於斯時也飛鴻滿
野戎馬生郊庭旅荆棘室同煨燼由是躬大禹之菲薄同
衛文之節儉千里襁負一年成都適其樂國歸我有道者
蓋同於遷幽而居此也於是菟夢澤朝渚宮五德配天二
郊在國不失舊物重覩漢官之儀叶於新命還秉宗周之
禮用能布令結援修好申盟我譽延乎四方人心洽於一
德始則誕受多福終亦繼明重熙豈惟敵國挫師克申威
武信亦強鄰結好芬若椒蘭謹其外虞宏我邦本孝心虔
於紱冕儉德過於茅茨立教以至仁爲宗宏風以清淨爲

樂豈非古之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夫方欲觀兵上國清蹕
中壤混一區宇削平四方而乾道臨於大過雄圖屈於知
運霸功則肇王業未宏雖慷慨於當年竟遲回於卒歲者
矣嗚呼陵谷驟改市朝無處荒墳嵬然蔓草蕪沒孟嘗尊
貴獨愴薤門之言魏武英威空留士衡之弔有可悲矣嗣
子琮屬金陵畢氣天祿永終山川不出於伯符歷數有同
於歸命終我梁祚是爲虞賓其天意也豈人事也次子珣
梁南海王隋左光祿大夫梁國公食邑三千戶贈遷州刺
史承百祀之重稟二宗之慶恩昭異代禮崇備物子鈞皇

朝中書舍人率更令崇賢宏文兩館學士鈞子灌皇朝渝
州長史贈吏部尚書疇其慶靈俾爾戡穀盛名昭於海內
高秩謝於人寰實彰燕翼之宜克享褒崇之禮嗣子曰嵩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河西節度經略支度
營田九姓長行轉運等副大使知節度事判涼州事赤水
軍使檢校天下諸軍兵募健兒使集賢院大學士上柱國
徐國公秉靈迪哲體道宏正自我人秀惟其國楨亮采而
三階已平疇咨而九功式序糾遏王慝緝熙邦政文武體
用清明在躬地奉紫垣之寵門延絳河之貴永言孝思式

是前烈雖大統云集而鴻芬莫紀時逢喪亂迹昧於亾隋
之年運屬光華功盛於有唐之日邱墟遂遠碑表莫存豈
使配天之功不勒於金石終古之美永翳於邱山式繼武
於烝夷俾披文於大隧緬思至道俯課虛懷幸陪論政之
餘空愧知音之託乃爲銘曰

天祚我梁受命而王於穆烈祖昭惟武皇德配華夏功成
翦商克受丕祉宏茲太康陰極爲剝泰終而否九伐未修
四郊多壘戎州孔熾王室如燬不有繼明孰彰我祀四子
有命二宗代興厯數攸在天人叶徵靈心允洽元德昭升

奄有成命其歸與能長江作限上京未復永念殊邦思同
比屋拔山雖壯逝水何速嗣王不辰終我天祿洪惟德門
卓彼季孫弼我王道宏其政源式播前烈貽厥後昆勒茲
貞石永馥蘭芬已矣焉哉昭邱一望盡烟埃楚塞斷兮荆
門開緬千里以環繞見二陵之崔嵬銅臺虛兮總帳暗金
扁闕兮黃鳥哀嗚呼百年人畏其神者豈獨軒轅之臺

贈邠州刺史韋公神道碑

夫賢者所以稱至業也居賢而德故有尊位者所以敘才
用也有才而位不必貴緬覲志則代有其人焉公諱鈞字

季和京兆杜陵人也昔大彭授征伐之任摠齊羣后立爲
商伯扶陽擅儒雅之道儀刑列辟起爲漢相由是邁種厥
德光昭盛門軒裳奕葉以濟美靈庭肸蠁而相屬故夫重
輝洪業啟彼元緒淳德介祉歸諸後昆者焉曾祖澄皇朝
國子祭酒儒門肇業國庠貽訓祖慶植皇朝舒密二州刺
史政成師長化洽黎元父瑤皇朝駕部員外郎譽重國楨
道高人望光膺三署之拜克彰九德之美公淳輝秉靈鴻
芬錫祉合英秀發揚光炯曜其少也則珪璜自然克有成
器其長也則禮樂攸在光其大名式是古訓洽於前烈懷

利器而待割含虛明而獨照學無不綜窺先王之書府言
必有則得夫子之文章挹其道則虛往而實歸論其德則
敬容而貴允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暉者也解褐以常調
授綿州魏城丞矯曾翰凌絕壑立茲政聲宏彼邦教以尤
異擢授雍州長安尉未幾遷雍州司士參軍超於輦劇佐
此神京既位以才遷亦高由政舉無何轉洛州陸渾令京
皋底績河縣爲榮銅墨載美絃歌用譽以親累出爲晏州
嵯峨縣丞尋改授雅州司功參軍遷雍州三原縣令又改
授邠州三水令又改岐州扶風令窮通在命喜愠在我當

運而寵辱不驚養空而逝止恆適用能因事立訓自公滅私雖得喪繫乎其時亦風軌存乎所蒞者矣嗚呼物不可終否道不可以遂喪夷然順之艱以貞之俾夫人亨則自天而佑之矣景龍二年聖人發明制襃有功授太子司議郎內供奉尋正除乃遷尚輦奉御恭承嘉惠肅奉彝則膺美選於禮門拜殊榮於御府又以親累授果州司馬尋改授漢州司馬公道直而正德貞而修雖行必恆存而運無常泰善不違已固無負於神明累則因人亟又從於貶降且人有厚於德而薄於命行其道而屈其身者歟棲遲下

列竟以卒歲以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遘疾終於漢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四惟公含宏光大洵秀沖雅澹然而靜謬乎以清神崖自高海量孰測韞隨和以增美將蒞蘭而共芬而天爵斯茂朝宗莫及盛名空在昌運不留可爲長歎惜者也以開元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遷窆於萬年縣洪固鄉陪先塋禮也公之第四女蘭畹生秀金閨植德以良家之選參帝子之榮克彰慶善之餘允洽徽章之命開元二年正月四日乃下制贈公邠州刺史贈先夫人薛氏晉國夫人制曰代榮簪組才稱楨幹方居參佐奄謝

中年朝選良家旣聞餘慶義崇恩禮爰在飾終且分符節
之榮無忝笳簫之夢可贈使持節邠州刺史并贈夫人爲
晉國夫人非夫宏風勵俗明察在人豈能褒崇光茲訓翼
者也君子曰管氏之代祀不亦宜乎其斯之謂歟有子尚
舍直長悅然等晉之明用幹蠱而克永惟孝思訓我淳則
爰播美於穹壤用圖芳於篆刻乃爲銘曰

緬彼大彭兮佐於有商自我楚傳兮慶流扶陽逮茲後昆
兮奕世以昌誕此明德兮與時而光良王不斲兮幽蘭自
芳爲邦之彥兮爲人之綱明德之修兮而命之不臧旣道

崇而位薄亦身沒而名揚嗚呼積其善也聞季女之寵章
崇其構也稱鄭公之不亾勒貞石旌高堂德音昭昭以孔
彰俾夫墮淚之美者豈獨峴山之陽

惠宣太子哀冊文

維開元二十二年歲次甲戌七月庚申朔十日己巳司徒
薛王薨於洛冊諡惠宣太子翌日殯於正殿之西階粵八
月二日庚寅將陪葬於橋陵禮也涼陰戒秋白露凝夜素
哀挽於郊道儼虛容於池榭皇帝痛棣華之旣凋矚蘭坂
而增欷撫徹奠以無及恨潛泉之永閟光乎典冊昇彼儲

嗣爰命史臣颺言其懿其詞曰

於昭帝系濬發元裔逮堯升唐自辟而王粵有成德遂荒
東國大啟土宇聿崇典則夫其秉靈在初迪哲惟濬惇敏
秀鑠淳龐淑慎謀謨以成蹈道而順文英獨越武烈惟振
百辟式瞻五宗以訓惟茲大賢克懋天秩爲藩爲屏是輔
是弼保釐我邦家左右我王室沛獻演易楚元說詩藝無
不綜學罔有遺分以寶王建其旌旗出宏聲政入贊雍熙
咨爾公族是惟敦睦王曰介弟寵其車服俾侯於京怡怡
弟兄穆以家人之禮崇其藩后之榮曷常不樂彼同興却

東平之歸奏詢其異政欽少海之能名將以天倫之愛可
以昭於載籍友于之道可以貫於神明宐其善有其慶禍
無其胎享此眉壽祐其多才胡勿藥以爲疾逮彌旬而成
災躬爲禱兮無不至誠以請兮無不備走羣祀以累祈微
上醫而畢洎蒼黃而晦明未隔閤忽而古今斯異嗚呼哀
哉神理無昧人寰已非想河樂其猶在望淮仙而不歸悲
由中而自切情限禮而相違帳丙舍而云遠飾承華以增
輝嗚呼哀哉靈龜肇吉服馬先路悼津門之永違遵河橋
以直度笳哀洛陽之道旒靡咸京之樹換憂歡於今昔變

風景於新故嗚呼哀哉夫行以謚尊恩由禮盛申備物以
增飾緬貞徽而獨映俾重爲善之名以彰有後之慶嗚呼
哀哉庭榭感以驚秋川波咽而不流歷神皋兮望國寢背
華宇兮歸山邱流塵滿兮虛榭暗綠苔生兮行徑幽惟盛
德與鴻烈亦天長而地悠嗚呼哀哉

徐鍔

鍔元宗朝官河南府告成縣主簿遷司封郎中洛陽縣令
大寶積經述

夫日月出矣而輝耀十方時雨降矣而溥漉萬物況我身

常樂湛虛空之相妙覺圓明融心行之本唯瞭唯昧不生
不滅者哉是以開無學之地聿修伽藍啟息言之津竄作
羅柰智勝菩薩起方便之緣淨居天人發成就之力稱謂
所絕者其第一義乎自恆星夜掩仙虹晝爍青鉢傳其眸
容寶棺現其金臂法山摧仞拂魔箭於危屏直水橫流繫
慈航於彼岸烏虡妙藏不可以常祕戒輪不可以終鑿雖
雙林下書示於泥洹逮一千年通被於聲教龍持貝葉亟
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華遂滿眞丹之境三十七品慈悲於
火宅一十二經引喻於妙界矣大寶積經者後漢迦葉摩

騰竺法蘭及今朝元奘法師菩提流志等咸自西天竺所致也如來昔在鷲峯利建平等金口注海酌之而不竭寶言如綸振之而有緒炯茲瑞憲久翳鴻都原壑屢非市朝多變歷代徇齊之主競興參譯跋陀授記之言罕能不就洎我唐之有天下也功橫鐵圍化縣忉利苑禦千界提封萬刹張四攝之扉廣納諸有騁六通之驥冥濟羣惑太上皇以澤演智海掌耀禪珠神皇帝以勛格梵宮胸懸法印肅敷元誥昭灑鴻波歷選緇徒明敷列寀博考同異聿興刊緝勇振頽綱嚴持絕紐爰有沙門大德思忠東天竺國

婆羅門大首領臣伊舍羅等譯梵文者求善住緣悟無生
忍博聞強識精而譯之復有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
摩證梵義者開忍辱場破煩惱眾弼諧神侶明而辨之復
有沙門大德履方宗一普敬慧覺等筆授者令問孔昭威
儀不忒手渥仙札受而字之復有沙門大德淡亮勝莊塵
外無著慧迪等證義者國之大師佛之右臂揆諸了義演
而證之復有大德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等次文者庇
影多林息肩香窟勤修精進纂而次之復有潤文官者銀
青光祿大夫邠王傳上柱國固安縣開國伯盧粲銀青光

祿大夫太子詹事崇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上柱國東海縣
開國公徐堅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崇文館學士上柱國
野王縣開國男蘇晉朝議郎給事中內供奉崔璩等位列
鳳池聲流雞圃分別二諦潤而色之復有銀青光祿大夫
守侍中兼太子左庶子兼修國史上柱國鉅鹿縣開國公
魏知古兵部尚書上柱國郭元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
書令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張說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上柱國興平縣開國侯
陸象先等朝踐瑣闥夕遊珠域護持四法總而閱之爾乃

杖錫之士端珪之俊麻列定筵林攢樂土蔭祥雲而演譯
倏換炎涼吸甘露而勤求載淹衡畧大乘章句義不唐捐
小品精微拯無遺溺能事畢矣佛何言哉今所新翻經凡
有四十九會七十七品合一十二帙以類相從撰寫咸畢
以先天二年六月三十日進太上皇八月二十一日進皇
帝禁闈曉闢真教上聞仙宇克怡宸襟允穆竦鈞陳於白
日親御靈臺落雲雨於彤霄薦加殊尉賢愚稽首以爲利
見仁主真俗歸心以爲潛登覺道次有清信佛弟子前少
府監丞李式顏等皇朝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贈侍中

隴西公迥秀子也復有清信佛弟子前右拾遺徐鑄等皇
朝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昭文館學士高平公子也咸
屬彼穹降禍私門墜構陟遙岵而崩心瞻冥途而獻福於
是肱篋掇筭檀波羅蜜廣疊簡牋首崇書寫不變槐火遽
盈苔秩然後裝之鏤軸綴以瓊籤羅綵簾而霓舒播珠函
而錦縟方便猛風吹嶽長存妬路之文劫火燒天不壞多
羅之典

呂太一

太一景雲中爲涇水令拜監察御史裏行遷戶部員外郎

土賦

一闔一闢分陽分陰坎爲水兮離爲火東方木兮西方金
惟土德之爲大處中位而君臨寒暑不能易其節鬼神無
以測其深吐納清濁區分寓縣帝軒感氣於星斗虞舜降
精於雷電爾其荆河墳壤淮海塗泥草木漸苞於赤埴璆
鐵作貢於青黎火以炎上爲母水以潤下爲妻黃白分於
雍冀官位列於東西蒸之以爲城闕北連朔野累之以爲
臺觀上構虹霓爲海爲河爲牛爲馬起圓規於陣法美教
化於王者負之爲模胡人失其膽氣得之爲祥晉卿載於

原野且久且大非名可名定剛柔於坤德合絲竹於宮聲
夫其爲重也封割五色分茅錫社夫其爲厚也包括萬象
含姿育靈處瘠則勞處沃則逸白獸忽見羝羊閒出體均
物而爲象抱溫柔以成質舟航纔盡則青鏤飛神六五旣
臨則黃裳元吉萬國收其利三公主其秩因覆簣而成山
爲幽居而鑿室不借譽於龍鳳直養德於麒麟失之則昆
蟲作孽得之則宗族以親雖螯足初分重濁者爲之地而
羊角勃起輕清者爲之塵授之可薦於宗廟捧之未塞於
孟津起刑馬而爲首祀勾陳以爲神漢廟玉環方之則君

王納諫豐城寶劍拭之則光彩射人含物吐象包藏玉石
均王四時卑陞三尺運乎虛舟之中不以爲損捧乎泰山
之上不以爲益土之爲德也重土之爲性也平爰稼穡而
爲務被朱紫而爲榮余以旣藉形體承恩天壤公和之山
窟非陋子猷之冬林自賞先君列國猶未斷於封疆軒佐
吹塵直庶幾於夢想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馬懷素

請編錄典籍疏

呂令問

駕幸芙蓉園賦

金莖賦

以日華川
上動爲韻

掌上蓮峯賦

以題
爲韻

襄華貫洪河賦

雲中古城賦

府庭雙石榴賦

以平生少年日爲韻

駕幸天安宮賦

對官門誤不下鍵判

對馬驚師徒判

對陂防判

宋溫璩

哀皇后哀冊文

權寅獻

對鄉貢進士判

對鬯酒不供判

韓覃

諫營建中都表

趙冬曦

謝燕公江上愁心賦

三門賦

有序

請明律例奏

趙和璧

對伏日出何典憲判

金史卷之二十一

Figure 1

對小吏持劍判

對清白二渠判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

馬懷素

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卒年六十贈潤州刺史諡曰文

請編錄典籍疏

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

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
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

呂令問

令問元宗時人

駕幸芙蓉園賦

紫禁彤庭兮二月春戲蝶流鶯兮百處新借問此來遊幸
所是日芳菲最惹人乘桂苑之春晚值芳林之雨霽徵聲
都尉之門召舞平陽之第的璫綵仗逶迤羅袂兩兩相看
步搖簪一一共鬪承雲髻鳴鑾漸出轉佩相從仙宮萬戶

層城九重綵扇似月從騎如龍奏清笳於楊柳下天蓋於
芙蓉灞川宛轉秦郊騎錯北極儀鳳之樓南隣隱豹之嶸
入紅園而移步輦俯綠池而卷行幕鳴管則嬌鳥不飛拂
簾則輕花自落留連帳殿彌望惟宮水搖搖而岸花紫烟
微微而野樹紅鳴文鷁於波面奏嬌鶯於掌中千鍾獻堯
之酒五絃歌舜之風日落前溪雲垂後殿陌上氣合花間
露泣徐飛睿藻再融神眄羣公旣奏栢梁文萬乘方迴瑤
池醺

金莖賦

以日華川
上動爲韻

惟漢武皇聖謨洋溢英徽振於縣古洪德協於元吉騰休
聲馳茂實掩八紘以稱大御六龍而首出雖端拱之無爲
常鍊奇以永日於是乎訊殊方之士考靈仙之術張皇臺
殿恢拓宮室飛廉之觀旣成長年之宮已畢乃金莖之仙
掌承沆瀣之精華歛聳擢以橫漢屹岌亭而出霞珠盤上
開疑天半之懸日丹莖直指若峯蓮之秀花崛然雙立巍
乎造天紛爌爌以照野赫奕奕而燭川晴朝有日兮金鏡
相射清夜無雲兮銀露自圓屑瓊蕊以充餌踰玉英以延
年想王喬之再覩乘羽服以蹁躑思王母之一至拖霓裳

以嬋娟鍊液之法斯在化金之術攸傳觀其迥出囂塵孤
高龍從錯金盤於龍鳳曳浮光於蟠螭長風激而自清震
雷驚而不動亦可以納虛澹之間曠遺代俗之煩總然而
仙在物表君居人上物表者不可以苟求居上者不可以
自放虛信神君之語徒蓄長生之望求師入海終貽藥大
之誅書帛飯牛卒受文成之誑竟迷情於虛誕亦何補於
崩喪則知履道者守國以正直失德者納人於邪妄向使
武皇不謬於茲道亦可以冠百王以爲尚也

掌上蓮峯賦

以題
爲韻

眾山邈逸曾何足仰未若太華崑崙爲之長削成三峯壁立
千丈伊昔太虛結而爲山伊昔巨靈拓而爲掌擘開元象
崛起厚壤當少陰而德合秋成據丁酉而氣涵金爽淡沉
其色菡萏其狀雲霞不映而其勢彌雄塵露將裨而其高
靡讓掌形仙蹠石容天壯雖造次於自然若鐫磨於意匠
晦夕霧而羣峯乍隱煦朝陽而眾壑相向由是考圖籍高
爲四嶽之先盼靈奇勢出九天之上若乃雲搖羽蓋鶴掛
飛泉危峯並吐巨掌高懸異蓬萊之鰲泛海若崑崙之柱
承天清露將零小爲盤而仰漢陽烏假道疑覆日之孤蓮

不但子先之霓裳時見羊公之石榻仍全況乎運啓皇家
應河源而誕聖豈比詩歌周德美嵩甫之生賢者哉旣而
嵐氣霽媚烟光晚濃林巒一色巖嶠千重想清虛而可覩
歎攀陟兮無從歌曰苔逕滑兮石無蹤道不可得仙不可
逢儻賜一丸生羽翼願輕舉於三峯

襄華貫洪河賦

太極經始純坤傾東勢以嶽鎮氣以川融於是靈關襄華
象開洪濛橫大野以中豁夾洪河而北崇爾其沓嶂無際
連波方永噴激萬里迴合千嶺總峭函之氣象壓秦晉之

封境山同河潤上騰雲雨之祥水與時清下倒巖巒之影
若乃騁遠望馮層城秋爽元氣朝昇大明偉連天之浩汗
壯發地之崢嶸翠岫屏擁澄瀾砥平疑白虹飲壑而半隱
似寒雲抱塞而初橫及夫俯臨迫察詭麗雄悍峻勢危而
不騫靈源注而常滿積陰騰氣與嵐色而相鮮爍日生霞
連榮光而不斷觀其蓄含精秀孕育風霆應會昌運發揚
炳靈茂賢傑于間出翊邦家而永寧況乎山積鴻休川流
景福明徵祥瑞幽贊化育此其所以配乾坤此其所以稱
嶽瀆豈徒玩夫縈帶委注箕開翼張巍巍我我滔滔湯湯

於天之峻極赴海之靈長而已士有圭竇強學金門獻賦
困陶侃之無津恥孫宏之不遇覽襟帶而增氣追聖賢而
遐慕想劉公之歎微禹其魚感吳子之言在德爲固義由
景行仰高山而自慙志切朝宗與大海而同注倘餘潤之
波及期變化於雲路

雲中古城賦

正北曰并有唐作京密近戎狄張皇甲兵尹也總居守之
任將也當節制之名故卒乘輯睦而王都肅清於是斷武
誼按亭燧電轉前旌風飄橫吹楊葉箭的蓮花劍騎下代

郡而出雁門抵平城而入胡地挾纊稱暖投醪必醉則知
撫之者誠難用之者不易是時陰閉羣山寒彫眾木川平
塞迥冰飲霜宿慷慨乎大荒倘佯乎遊目區脫潛遁屠耆
懾逐訴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伊昔晉京板蕩海縣
沸騰不有所命將何以興王師赫怒爰整其旅霧集雲屯
龍驤鳳舉棄萬里之沙漠傍五原之風土肇爲此都實惟
太祖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
齊矗九衢相望歌臺舞榭月殿雲堂開儒士於壁沼貯美
人於玉房翕習沸渭熒熒煌煌取威定霸於是乎在施今

作法固或不臧武破六州之內文宅三川之陽何其壯也
旣而年代倏忽市朝遷徙干戈鼙鼓之雄綺羅絲竹之美
孰不烟散雨絕沙埋灰委樹名歡而詎存鳥稱樂而俱死
危堞旣覆高墉復夷寥落殘徑依稀舊墀榛棘蔓而未合
苔蘚紛乎相滋伏熊鬬鬚騰麝聚麋常鳴悍驚乍嘯愁鳴
不可勝紀但令人悲胡風起兮馬嘶急漢月生兮雁飛入
可憐久戍人懷歸空佇立有客志遠才雄秉義由衷負詩
書禮樂之用蘊蕭曹魏邴之風虜庭高枕河源鑿空霜犯
髻而先白塵染顏而少紅三爲都護五掌元戎益封而廣

國事利而業崇獨見凌雲而作賦誰言坐樹而論功者哉

府庭雙石榴賦

以平生少年日爲韻

公府洞豁羣木羅生歷眾芳而選妙得雙榴之美名擢質
森聳垂陰淒清埽危階之數級蔭閒庭之四平夾砌駢羅
則東西表賓主之位與時消息則寒暑任榮枯之情故其
異影同庇芬芳對出夏景焯而開花秋氣結而成實剖之
則珠彩輝掌捧之則金光照日其生也雖雜居幽逕之蘭
其用也亦閒若雕盤之栗若乃當公務之總偶訟庭之要
爰趨爰揖或長或少皆指而稱曰彼石榴之所生何託根

之至妙俯環廓之迴合拂危簷之窈窕類甘棠之勿翦人
縱去而猶思若李樹之無言蹊自成而不召是以固其根
幹美其華耀乍開軒而翠彩重合甫褰帷而紅榮四照也
或曰物惡近以招累事貴遠而克全空遁幽以獨美抱甘
香而自捐豈比夫善生者託仁以遠害能壽者輔道以延
年是以蒙君子之惠渥故終保夫自然

駕幸天安宮賦

卓哉有唐之開元也拉五帝而軼三王灑雲雨之霽澤炯
日月之重光惠及豚魚則鳥獸咸若化被草木則行葦不

傷爾其尚節儉反貞淳照之如日育之如春猶以爲震出而亨則隨方而東狩豫順以動則因時而西巡非以肆志放欲蓋乃觀風勞人於是乎天子乃命羣僚考古日升玉輦馳清蹕霍濩沸湧鏗訇洋溢龍輿馳地杳空山而自鳴紅旗照天轉洛橋而半出若乃宸襟遠覽睿賞遐宣則野泛佳氣樹生彩烟過澠池而懷古入傳巖而想賢覽唐墟之遺跡嘉舜風之慨然白雲初飛澡秋思於汾水黃河一變濯聖慮於秦川是以問年德恤惇獨望秩山浸肆覲羣牧屬車所止罔不清肅乃有邑老田父進而歌曰歲旣稔

而時清我後來兮應天行東都士庶扶輪送西土諸侯掃
地迎君之德兮德無有路旁勞資皆牛酒乘興一至長安
城千秋萬歲南山壽

對官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閑主者誤不下鍵

門闥洞開國都以赫禁鑰崇設王府則有茲率厥典欽乃
攸司重城建局安上題榜當天衢以南豁臨帝庭而北峙
上以發皇明之壯觀下乃備他盜之非常瞻彼主司或殊
善閉闔而不鑰已彰慢藏開而不鍵誰測深意但人同於

失雖有類於茅茹法貴從寬尚未方於覓陸若謂一時有誤須稽錯失之由必當外戶不扃寧累升中之化請捨小過無傷大猷幸未湮於滅耳庶無勞於噬臍

對馬驚師徒判

僕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僕氏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於理誅者執云非罪

將執御乎必使能者伎苟有素失乃非愆僕氏御戎豈其敗績六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之先遂執王良之轡

既而師貞以律騎勇爭鋒外強中乾忽陸離而莫制大軍
小將却遷延而欲奔非馬其人異叔牂之沒怨有矢在肉
知賁父之非罪圉人以告誠合誅之正也不欺將子無怒

對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黃鵠云陂當
復甲以惑眾劾之眾云自決陂之後飯我豆食
羹芋魁科不服罪

秉國之權非賢奚可因人所利君子不奪甲爲政者異於
是乎以爲畜水不流竭之何害豈知舊防是要罷之或損

且川浸藪澤殖物於是乎生蒲魚稻粱爲利於是乎博濟
人理國職此之由潰塘涸源過孰斯盛蓋藏或寡純固則
盈割鱸厭梁空思於舊貫飯豆煮芋奚取於訛言愚謂載
以旣陂政可遵於夏訓廢而興謗事無取於漢臣此則有
過能改彼當內訟自直無往不復傳者何傷聊以抒憂未
爲惑眾甲自不典人無匪鼻輒欲答之末由也已

宋溫璩

溫璩元宗時人

哀皇后哀冊文

維開元六年歲次戊午夏五月甲午朔三日景申哀皇后
裴氏梓宮啓自先殯將遷祔於恭陵之山塋禮也皇上御
宸區而翼翼纂洪緒而親親感上仙於周嗣痛未從於虞
嬪攀鶴駕於終古贈鸞輅而增新時無遠而惟吉物有容
而必陳纂芳佇思徵幽寄神載揚清懿之烈爰屬有司之
臣其詞曰

月麗雲昇靈叶爽馮翊鄉茂族晉邑丕承土厚河廣祥發
慶膺公侯必復紱冕攸興良精兌象宜家化國昌曹延和
榮門誕德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素里揚英清閨仰則一人

元良萬邦大本天作之合興能烈壺家本祿於漢封地先
歸於晉衮主饋旌善賀酒騰歡承暉養德奉景訪安搖金
羽之頻頻結環珮之珊珊賁日月之光色妙靈象而無端
含章握文敬微慎獨崇法服於輦組接懿筐於蠶簇覲皇
英而上親祇宵燭而下睦庶無違於信順期有憑於福靈
忽虧光於輪月奄落彩於前星爽仁壽於偕老遘天禍而
斯丁瞻神宇之惟漢感靈衣之靡形驚迴風於虛殿宿眾
鳥於空庭顧長御以揮涕甘自殉於山扃制歷時而遽終
情徇節而恆苦草驕春而繞砌蟲吟秋而入戶限百刻之

不延調六脉其誰顧嗚呼哀哉俎謝緬其永久氣節漫以
流換感電窅之冥漠軫皇情以淒歎稽舊章之典禮崇新
命之綸渙濟天地而德合綜神靈而道貫嗚呼哀哉日吉
兮辰良玉佩兮金章命騏校以進駕翊龍輶而上驤伐靈
靴於河鼓建參旗於太常號宮女之嗷嗷遣使臣之皇皇
騰魚軒兮背北渚亂鳳管兮越南岡當赫曦之畏日如徙
靡之秋光望層城而不返遵厚夜而何長嗚呼哀哉神理
惟昧萬物同宅人生有終駟馬過隙訊虞妃於前古聞賓
帝於在昔感伊洛於山川懷靈仙之顯迹彼宵形兮天壤

云誰固兮金石惟彤管之芳輝與青史而無斁嗚呼哀哉
權寅獻

寅獻元宗時冠氏尉終臨淮太守

對鄉貢進士判

鄉舉

一作貢

進士至省求考秀才考功不聽求訴

不已

拔茅稱吉大易至言刈楚飛音詩人起詠進士以鋪翰振藻見舉於鄉閭文麗筆精允光於省闈據才雖稱片玉無狀須依一名出敬梓之鄉但論進士入握蘭之署旋求茂

才名異奏名事便迂僻訴非訴禮義甚乖踈瞻乎不已之
詞何哉無狀之繆請依鄉舉謂充公途

對鬯酒不供判

太常申博士請鬯酒光祿以久無匠人且金
草不知所出不造祠部亦以爲禮有沿廢不允
所請寺執見著唐禮豈得不行祠部云藉田準
令兼給廩犧藉田今或不供犧亦廢用酒無鬯
鬯於事何闕寺猶固執

五帝殊功不相襲樂三王異俗豈同常禮是以因事立制

則制施而下從量時署官乃官修而人理苟有其闕誰執其僇且祭天饗神太常攸主鬱人酒正光祿是司率彼舊章博士諸供而有裕顧瞻新職匠人久廢而何憑夫以誠敬無文精靈不測若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則澗谿沼沚之毛可羞宗廟潢汙行潦之水堪薦鬼神且虧季蘭之誠何必鬱金之草況國家光膺駿命克享天心合昭穆以潔精下神祇而誠感酌至元之酒七廟孔修奏無聲之樂六宗攸序所以鬱鬯之禮見遺而不行金草之司有文而且闕省司含香推妙起草稱工酌一人之心是言沿廢引

三推之令遽比兼供藉田既不供犧牲造酒何煩供鬱鬯
禮雖見著令式空存請從祠部之言無聽太常之執

韓覃

覃揚州兵曹參軍開元朝入爲麗正院校書遷萊州別駕
坐誣告刺史流遠方

諫營建中都表

臣聞古者明王之制也史書過瞽誦詩公卿諫士傳言庶
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者也陛下不以臣不肖忝在學

士敢不竭忠盡節有隱避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老
氏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曩者韋氏稱制萬邦憂惶實賴
陛下神武克復社稷其初也賤珍寶禁奢華罷土功敦樸
素革眾弊代天工垂拱無爲凝心虛靜追踪堯舜比德義
軒天下禹禹傾耳注目喜遇非常之主復在於今日矣康
哉之歌復聞於黎庶矣奈何簡易未幾而又興建中都乎
畜於閑廐數倍乎溺於聲色無極乎耽於遊畋不節乎營
爲繕造眾多乎都邑課稅煩劇乎不省亡國之風因循覆
車之軌天下失望四海驚嗟朝野心知而懼罪鉗口以斯

統御天下豈所謂可久可大之業耶且自歷代之君皆欲建萬代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者也豈使子孫傾覆天下者哉子孫若覺所行必將敗亡則必恐懼不敢爲之矣以亡國之主自謂必不亡也然後至於敗亡也存國之君恐懼必將亡也然後至於不亡也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此言懼亡獲堅固也管仲曰古之隳國家失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

亡惟陛下居安慮危在得圖失防患於無形之始慎禍於
纖微之初念管仲之至言棄少樂而存社稷覽陸凱之篤
論思樂人而彌長也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隳無起土
功無發大眾無伐大樹昔魯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爲後
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下之大禁襲春秋之
所諱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孝經曰理國者不敢侮於
鰥寡而況於士人乎今不恤庶人之擾而建都國不畏上
天之怒而長戲豫棄安就危棄存就亡棄易就難棄約就
奢而欲永有天下恐不可得也但恐頃年已來水旱不節

天下虛竭兆庶困窮戶口逃散流離艱苦輦洛暴水所喪尤多江淮赤地饑餒者眾加以東北有不賓之寇西涼有喪失之軍干戈歲增疆場騷動近又胡羯逆命徵發不寧料事度宜豈應更建中都乎至若兩都雖舊制矣然而分守官眾多矣費耗用度尚以爲損豈況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十萬之戶將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闕爰及苑囿毀拆閭閻令其別創損壞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產業貧窶者莫知所從外迫威詔內懷湯火怨嗟之聲驚惶之擾

盈於途路逮於鬼神老小孤惻茫然無計憂悲苦惱不可
勝說此甚不可也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
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意之言息事德陽之殿魏
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職非其位言發微細然
聖主不以人廢言不以微擯人矣臣愚誠願陛下發德音
垂明詔深恤黎庶罷事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謹言

趙冬曦

冬曦定州鼓城人第進士開元時官考功員外郎直學士
遷中書舍人內供奉終國子祭酒

謝燕公江上愁心賦

江上之仙鶴兮鳳翥而龍躍氣摩青天兮遙橫碧落集洞
庭兮乍駐倏迴翔兮寥廓江上之鳴雁兮違陰以就陽中
霄翻翰兮上帶青霜雖主人兮感會蹇淹留兮瀟湘湘水
兮澌澌荆山兮岑岑荆有玉兮玉爲音湘有芷兮芷爲心
我所思兮惜惜不得見兮霑襟擗芳札兮援寶瑟申短章
兮吐長吟草萋萋兮自綠目征帆兮春水曲永一望兮空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三
躑躅望眇眇兮思緜緜憶都門兮夏雲邊邈千里兮無由
緣送涼風兮脫葉復窮陰兮冒天緬一日其如歲矧四運
之相遷離別也騷愁焉惡乎然惡乎不然

三門賦

有序

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最
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
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
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湍水
從黃老祠前東流湍激蹙於蝦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包

於廟山乃分爲四流淙於三峰之下觝於曲限會流東注
加以兩崖夾水壁立千仞盤紆激射天下罕比時以內兄
牛氏壯而遊焉相顧賦之以紀奇跡

大河瀾漫上應天漢濬靈波於積石之西瀑懸流於崑崙
之半茫茫禹功茲焉會同鑿連巖而瀉湫羅崛島以攢空
闊兮若橫兩闕於江上岌兮若拔三山於海中崇山嶽崱
呀水淙射左右飛濤起伏相擊截奔湍兮躋石臺目霍濩
兮心徘徊三峰砥其却立架崇門以洞開連嶂紆河以壁
峭疊巘喬空而半顏洪流蹙折以空涌激湍崱崴而相礪

苞巒祕隙砮其鼓作回漿澎瀑灘以山摧奔濤迅復紛其
蕩駭蓬渤滑湓霍以雲迴盤渦窅窅以谷旋奔石砰磕以
成雷拘怒未洩橫流逆折合如地轉散若天裂搖騰碧嶼
刷蕩珊穴碑巖腰而沫沸淙隘口而湍咽然後澡雲霽靄
收濤卷瀨汨汨以無聲漫浩浩以東會總四流而混合
注三穴而滂沛泛洪漣於大磧之東薄餘怒於天地之外
當其時也山獸驚躍水禽亂飛魚獺沈潭以不動獬獠拱
樹以相依竄蛟人於洞壑帖舟子於漣漪莫不愁白鷺之
初下歎黃牛之暝歸若乃降望金門徜徉石觜窮巖萬仞

一曲千里松歷歷而生涯草鬢鬢而覆水雲蓬茸兮歷地
生風颼颼兮百籟驚猿惜暮而悲叫鳥辭春而不鳴
岵岵兮杪崢嶸飛客心兮動客情憐石菌之冬茂賞瑤芝之
夜明惟夏君兮永蟄拜靈廟兮何及
懷梁古今山鳥棲階
壁蕪兮野颺入感微禹之歎
溪亢幽歌以佇立歌曰
申負石兮空自奇客乘查兮何遠爲君不見虛舟之泛泛浩乘
流而不羈

請明律例奏

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奸臣侮弄其法

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辭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趙和璧

和璧國子祭酒冬曦弟擢進士

對伏日出何典憲判

廣漢等四郡俗並不以庚日爲伏或問其故云
地氣溫暑草木早生異於中土常自擇伏日旣
乖恆經出何典憲

天平四序有寒暑之殊地列九州著華夷之別風土旣其
不等節候於是莫同廣漢夷陬境連巴俗岷隅沓轉雲峰
與霞岫爭輝江溜橫分錦派共沙湍遞映候乖中壤菜茂

三秋氣離炎州草長二月至若時鍾季夏節一重陽金方
始萌火德不競非無典司之主必告伏匿之辰當復取捨
因循何得輒爲改革國家明堂布政象法已行豈使均雨
之鄉翻聞易日之義雖殊風俗之典恐非得時之宜勒依
恆式謂符通理

趙居貞

居貞國子祭酒冬曦弟擢進士第官吳郡太守兼江南採訪
處置使

新修春申君廟記

輜軒涖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歟自淮服半
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里皇皇者華幾慚
輝道兢兢其志常戒飲冰周爰咨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
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
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心而不知日用寬猛
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冰霜再履
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
堂之宴縱靈廟之游城不復隍樹無禁伐闔陬荒以毀梁
木小而摧乃喟然嘆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

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
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
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
珠履王久無嗣君方患之璫兮李園托其女弟旣歆然而
有娠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主无妄之人靡信
无妄之禍遄興舍人其亾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
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恆守吳宮烏焚
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舳繫父子之沉埋夷盡其家
賊園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牧所居使

臣所理故宮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
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享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
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閑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
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
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
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勗吳伯
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顧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
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
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禹兵

曹蘇相爲判官安喜尉李岡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淡識
異途新合歷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牡愼行爾職欽刷
往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
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
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中散大
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
記

趙頤貞

頤貞國子祭酒冬曦弟擢進士第官安西都護

對小吏持劔判

乙爲小吏持劔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劔於槐棄
炬於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王爵高懸惟才是與君子陳力必厠周行雖士庶區分固
有限於流品而忠信之道是無隔於胥徒乙也鯁生職司
小吏業非地望有殊代祿之家才同懷寶頗異名人之子
念荆璧之未斷惜連城之莫知吾道不行斯命也已執鞭
之士抑亦爲之遂僂俛於下寮俄鞠躬而從役持劍曠久
執炬斯勤竟無自明之效莫騁鉛刀之割掃丞相之門忠

貞未表備功曹之卒日月其除無徐君之知己追延陵之
挂劍爾位其曠誠逃王者之規嚴罰將加恐有蔽賢之責
司徒尚猶不拜主吏更欲何尤不伏之辭恐爲妄作

對清白二渠判

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罪
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清白二渠其來自遠善利萬物聞諸古昔故䟽溝若雨荷
鍤如雲利彼秦垌興功鄭白雖壑鑿南畝人歌日出之功
而翹望西成不假月離之潤所以每加修葺式建隄防各

有司存標諸令式高陵令以遷駕入仕翔鸞布德宣風百里早副天心管轄二渠正當交口欲加門堰諒有前規卽此經營非無往例但以金堤柳色未變新枝玉琯葭灰尚飄春雪節未逾於二月事不越於三章府局論辜竊以未可欲加罪也其如詞乎